

## 思想者营地

## 动物《西游记》

张天野

少时读《西游记》，是当童话读的。你瞧，满篇的动物都“进化”成妖精、道士、美女，这可不是给成人看的童话吗？那小说里都有哪些动物呢，且听小子一一道来。

我们先看取经队伍，这里就有很明显的动物。大师兄孙悟空是只石猴，甬管啥石，是猴子没跑。而且跟二郎神斗法、扮九尾狐狸精蒙骗金角和银角大王时，老孙都曾露出猴尾巴。菩提老祖给老孙赐姓时就说你是个猢狲，把猢狲之猢去掉犬旁当姓氏。满天神佛、满地妖怪也都曾骂老孙是猴头。二师兄猪八戒是只猪，七绝山稀柿衕那回多亏老猪变成一头大猪，师徒们才能通过这污秽之地。白龙马则身兼龙和马两种动物属性。

唐僧是个凡人，有爸有妈，他前世是如来的弟子金蝉子，问题就在这个法号上。金蝉又称爬蚱，就是知了的一种，这种动物出在山东、河北、河南一带，吃起来口感好，且滋补疗效高，素有“唐僧肉”的美誉。蝉最是聒噪，周星驰在电影《大话西游》里把唐僧塑造成一个絮絮叨叨的角色，简直天衣无缝。沙僧的动物属性也不明显，可他出身在流沙河，有学者考证过流沙河可能指的并非河流，而是荒漠。想想也是，西游路上都是不毛之地，河流稀缺，沙漠却有的是嘛。沙僧在流沙河里来去自如，大概只有骆驼才配得上吧。取经路上沙僧主要工作是运输，这也和骆驼暗合理。

小说里妖精众多，宛如一个超级动物园。这里有狮、虎、豹、熊等猛兽，也有象、牛、犀、鹿等大型食草动物，兔子、白鼠、黄鼠等萌宠也不时来凑热闹，甚至还有蝎子、蜘蛛、蜈蚣等毒虫出没。那么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古怪的动物呢？我们来盘点下，还真有这么几个。

头一位，悟空在花果山曾与六位妖王结义，号称七大圣。老六驱神大圣禺狨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？禺狨其实就是一种金丝猴。此金丝猴面相恐怖，因此禺狨王称驱神大圣，体现出其横扫一切的无边霸气，连神仙都要退避三舍。

第二位是黑水河的鼋龙。鼋龙是泾河龙王之子，听起来是龙种，其实就是扬子鳄的古称。鼋是非常生动的象形字，有头有尾，有鳞有甲，好像还有俩眼睛突出在上面呢。

第三位乃金兜洞的独角兕大王。兕一说是似犀牛的一种异兽，一说是母犀牛。《说文》里讲：“兕，如野牛而青，象形。”后面太上老君收服它时，它现出原形，乃老君驾下青牛。看来兕大王就是一头犀牛样的怪兽啊。

## 世相漫议

## 方言进课堂彰显文化开放和自信

吴学安

“吃嘎嘎、打嘎嘎、好行实、牙尖……”近日，成都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开设了一门《四川方言》选修课，引发了同学们的广泛参与和热议，并成功登上微博热搜榜。记者了解到，学校把四川方言当做一门课程属全国首次，初次开设便有一千多名学生选择，课程更是获得了绝大多数外地学生的青睐。（四川新闻网2019年12月4日）

我国幅员辽阔，民族多样，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具有丰富的特色文化底蕴，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方言生动、形象，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。每种方言都能表达出使用者的思维方式、社会特性以及文化、历史信息等，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。若方言没落了，那么蕴藏其间的语言艺术、乡土文化、人文历史，也就随之湮灭了，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文化损失。
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年轻人用普通话交流越来越多，传统方言“登场”的机会越来越少，甚至有的方言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消失不见。倘若我们任其发展，方言就此断绝，我们的文化根脉也必将受损。事实上，方言保护已经上升成为国家行为。早在2011年，国家颁布的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，明确规定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。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语委2015年启动了“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”，方言保护进入实施阶段。

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，经过千百年的传承，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。推广普通话固然重要，但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，方言的重要作用不可缺失。方言代表了本地地域文化和地域特色，对于事物的表述功能比普通话更强、更细和更加具体。很多时候，方言能最贴切地表达出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变化。大学课堂是不同地区多元融合的大家庭，在这样一种开放包容的大环境中，鼓励学生们重新捡起方言、记住方言，值得提倡。

作为植根于民间的文化形态，方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，它代表一种生活方式，一方地域文化。保护方言不仅是传承中华文化、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应有之义，更是厚植乡土文化之根的举措。文化包容性越大，越有魅力和影响力，方言理应得到珍惜和保护。大学之“大”在于其强大的包容性，在基础课程之余引方言进课堂，通过教学互动的方式来进行方言的学习和传播，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，也体现了文化强大的包容性，不失为一种呼唤文化自觉、树立自信的好方法。

## 湘山风物与春期(外一篇)

刘宝田

“穀纹江畔得君诗，俊逸清新字字奇。一笑偶成归妹约，几年还见外孙辞。横经绛帐地虽远，给劄金门天未迟。痛饮离骚吾事尔，湘山风物与春期。”这是韩元吉的《送沈千里教授邵阳》。

韩元吉(1118-1187)，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，历官南剑州主簿、建康令。孝宗赵昚年间，累官至吏部尚书，龙图阁学士，与辛弃疾、陆游等颇多交往，主张收复失地。沈千里出任邵阳学官教授时，韩作此诗送别。

诗开篇跳脱于饯行送别的窠臼，而是推开一步，说沈千里至邵以后，从波纹荡漾的江边把诗寄给了我，诗沾了邵地灵气，字字俊逸清新，既点赞了邵地又夸奖了沈的诗好。从颌联看，韩元吉与沈千里应有姻亲之戚。归妹一词，出于《易》卦名：“兑下震上。兑为少女，故曰妹。以嫁震男，故曰归妹。”疏云：“妇人谓嫁曰归，归妹犹言嫁妹也。”所以，殷殷致意，虽然地方偏远，信札回到京城应当不会很久。“横经绛帐”指开坛讲学。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：“融常坐高堂，施绛纱帐，前授生徒。”于是，绛帐成了师长或讲座的代名词。横经，听讲时横陈经书。《北齐书·儒林传序》：“横经爱业之侣，遍于乡邑。”劄，书札。金马门，汉武帝得大宛马，铸铜像于东门，因称金马门，即官宦衙门。这是寄殷切的希望于沈千里，多建功业，报奏朝堂，暗含早迁京都之意。结尾说我思念你，就饮酒读产

生于湘地的《离骚》；你呢，多注意“湘山风物”，那里的春天与你有个约会哦。

韩元吉还有一首《送凉弟丞邵阳》：“春水生南涧，吾衰久索居。三年迁作别，数字且频书。文史差无负，田园慨未余。常存爱民意，门户有权舆。”这应当是他年高体衰时的作品，殷殷嘱咐凉弟多写家书，要“常存爱民意”。权舆，出于《大戴礼·诰制》：“夏之历，正建于孟春。于时冰泮发蛰，百草权舆。”泮，冰融化。发蛰，蛰伏的昆虫开始活动。权舆，起始的意思，百草开始欣欣向荣了。要让邵阳的家家户户像春天到来一样，焕发蓬勃生机。一片为国爱民之心，溢于言表。

## 法相宝方一体同

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进士东谷居士郑汝锴在孝宗淳熙年间，曾知武冈军，兴教育，修军学“观善堂”，并留诗纪其事。而且有一些吟咏武冈风光的诗。其《宝方洞》云：“山中八洞列，天巧于兹观。谁谓宝方小，亦是洞天数。”

宝方洞又名宝方山、宝胜山、资胜山，其实就是法相岩，位于武冈市区法相岩街道境内。郑诗朴实得不像是写诗，但宝方洞的情状却说清了，一共有“八洞”。然而，关于“八洞”，却有两种说法，一说是七洞相连，加上一个总洞，共为“八洞”。一说确有八洞，其名

分别为：栖真、上屏、太保、朝阳、迎阳、芙蓉、隐仙、花乳，更说不仅各有其名，而且每洞洞口岩壁都镌刻有一尺见方的隶书洞名。洞名源于佛经《大乘义章》：“一切世谛，有为无为，通名法相。”洞中钟乳遍布，千姿百态，如虎，如狮，如象，栩栩如生，有五蛇出洞、玉女妆台、岩中飞瀑、石马恋槽等景点，曲径通幽，令人流连。更为珍贵的是，唐宋明清以来，许多文化名人留下了大批吟作，如王昌龄、陈与义、楼钥、潘应斗、曹一葵、席芬、舒作揖等。而且，洞中碑刻，隶篆草楷相映生辉，成了一块人文宝地。

宋人郑域出任武冈军判官时，于宋宁宗嘉定癸酉(1213)至日(冬至或夏至)咏《法相岩》曰：“法相具诸相，宝方无定方。突兀虎豹立，嵌空蛟龙藏。入地转轮远，透天圆窦光。何人鉴混沌，掷弃官路傍。”中四句对其诸相俱备、洞洞相连、洞窦透光的特点，有十分生动的描写。同时期的黄荈在嘉定甲戌(1214)端月(正月)亦有《宝方山诗二首》。其一曰：“扶藤来访古招提，月壑云天分外奇。料得山林暗相贺，苍崖今日有新诗。”可见当时藤络摇曳，生态鲜妍。招提，寺院。那么，南宋末年，法相寺是确实有寺存在的。其二曰：“平生不惯俗尘萦，才对南山眼便青。天与诗人张画本，疏梅翠竹小池亭。”访山水，谒寺院，赏疏梅，吟新诗，且有几分自负，自负得令“山灵暗相贺”；且有几分自得，青眼对山，不惯俗尘，的确有几分文士本色。



山水画卷 郑国华 摄

邵阳人李臣典，是被湘军统帅曾国藩称为“克复金陵，论功第一”的湘军骁将，至于他的副孙李晓曦则鲜为人知了。

说李晓曦鲜为人知，首先连他到底是李臣典的儿子还是孙子都没有一致的观点。持“儿子说”者，除《湘雅摭残》和《湘人著述表》均说他“为李臣典之子”外，还有祖籍邵阳的晚清官员、词人、李晓曦的朋友况周颐，以及著名学者、蔡锷的老师梁启超。况周颐在《续眉庐丛话》中说：“友人广德李晓曦奉其先德忠壮公家传书后，嘱节要入《丛话》。公讳臣典……”先德指先辈，但一般指人的父亲。梁启超的《饮冰室诗话》卷一：“李晓曦以谭浏阳遗诗见寄，类多见《莽苍苍斋诗》中者，今录其《和友人除夕感怀四篇并序》……晓曦名振铎，湖南邵阳人，武壮公臣典之子。”

与李臣典同乡的张东吾先生则持“孙子说”，他在《邵阳籍末代进士李世由》中，有这么一段话：“早在1903年，蔡锷便在《致颜昌尧书》中提到：‘金陵则敝邑李君晓曦(李臣典之孙)愿以全力任张罗，前途必有望也。’蔡锷在信中直接注明‘李君晓曦’为‘李臣典之孙’。李世由的好友、为其遗著《瞰庐类稿》作序的李详在《学制斋文钞》中记载，李世由(字晓曦)‘世为湖南宝庆府邵阳人，忠壮公臣典之副孙’。”此外，如李柏荣笔记中也称“晓曦为湘军名将孙”。而据李臣典的族人介绍，李臣典没有子嗣，他去世后，他的侄子李长禄袭封了爵位。李晓曦是李长禄的儿子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李臣典的副孙。

李晓曦虽是武将之后，但他进士及第，本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。他主编过近

## 史海钩沉

## 李晓曦其人其事

陈扬桂

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份报纸《苏报》，被梁启超赞为“能发挥新思想者也”。他的朋友圈里也尽是些了不起的文化人，如前面提到的梁启超、况周颐，与他书信交往较多的文化人有李详、欧阳渐、陈去病等人。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、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柳诒徵与他关系非同一般。李晓曦去世后，诗文散佚，为了使他的著作不至沉没于世，柳诒徵安排身边人抄录李氏遗著，放在图书馆供读者阅览。后又花重金购置了李晓曦往来函札十四册，珍藏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。在函札的第一册上，柳先生题记如下：“癸酉闰五月九日，以白金二饼，购得李晓曦辑友朋书札十四册，剪贴报纸一册，于状元境会文书局。归而翻捫，十九皆平生知旧曩与晓曦书四通……”由此可见柳先生对故友李晓曦的深情厚谊。

李晓曦也做过官，而且前后两度做了有职有权的知县。在吴江知县任上，他致力于修志办学等文化教育事业，备受士大夫爱戴。但从他与朋友的通信中也可以发现，对他主持修志一事，评头品足、飞短流长的人也不少。陈去病在《示李晓曦县长》等信札中倾诉了修志的艰难：“开办之后，又袖而旁观，甚

且烦言喋喋，聒耳不休，多方齟齬，有若严师，遂使主其成者，坐困愁城，大扫其兴。”

李晓曦虽然有机会做官，也实实在在做了官，但他对当官兴趣不浓，最爱的是歌吟诗赋。他是清末著名诗人，其诗入选《近代诗钞》，其名进入光宣诗坛七十二地煞之列。他与陈三立、况周颐、柳亚子、陈去病等诗坛大佬的交情就是建立在共同兴趣爱好之上的。在陈三立的《散原精舍诗》中，收有十来首他与李晓曦的唱和之作。李晓曦去世时，柳亚子撰《挽李晓曦邑侯》悼念他。

李晓曦平生放浪不羁，不为时俗所缚。他有时出没于秦楼楚馆之间，与伶人歌妓相唱和。有时则超然物外，专心于参禅打坐，引佛儒皆通的汪允宗、曹亦霞等名士为座上宾，互相切磋佛理禅义。他热心佛经传播，曾捐资印行《佛教六经》。

李晓曦出生于1879年，一生只活了短短的40年，却在诗学和佛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。正由于他的这些成就，光绪三十四年(1908)，中国最早的僧学堂“祇洹精舍”开办时，他与他比更年轻的诗僧苏曼殊同时被聘为教授，分别教授国文和英文。

(陈扬桂，省作协会员、文史研究员)